



作品以举人知府程元为主人公  
他受命于朝廷，先为通判，后为知府  
奔赴混乱的关东古榆府

Guan Dong Zhifu

清朝入关，得天下后，皇亲贵族跑马圈地  
致使山东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广大农民失去土地



# 关东知府

三教九流中的人，官场的腐败  
市俗的无聊，匪道的险恶，廉吏的聪慧

孙一寒◎著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作品以举人知府程元为主人公  
他受命于朝廷，先为通判，后为知府  
奔赴混乱的关东古榆府

Guan Dong Zhifu

清朝入关，得天下后，皇亲贵族跑马圈地  
致使山东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广大农民失去土地

# 关东知府

三教九流中的人，官场的腐败  
市俗的无聊，匪道的险恶，廉吏的聪慧

孙一寒◎著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关东知府/孙一寒著. —延吉:延边大学  
出版社,2010.12

ISBN 978-7-5634-3540-1

I. ①关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64991 号

## **关东知府**

---

作者:孙一寒

责任编辑:李善姬

图书策划: 腾飞工作室  
☎13810585133

出版发行:延边大学出版社

社址: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

邮编:133002

网址:<http://www.ydcbs.com>

E-mail:ydcbs@ydcbs.com

电话:0433-2732435

传真:0433-2732434

发行部电话:0433-2133001

传真:0433-2733266

印刷: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14

字数:180 千字

印数:5000 册

版次: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1 年 4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5634-3540-1

---

定价:29.80 元

# 目 录

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惊动皇上的案件 .....    | 1  |
| 不翼而飞的人头 .....    | 2  |
| 活见鬼 .....        | 5  |
| 匪扮官兵 .....       | 8  |
| 劫杀主人的家奴 .....    | 13 |
| 辽海卫碑 .....       | 17 |
| 贼烧张家店 .....      | 21 |
| 皇帝颁下诏书 .....     | 26 |
| 店小二的酒馆里的奇事 ..... | 32 |
| 骗子问卜 .....       | 35 |
| 强盗篡官 .....       | 37 |
| 迎接假通判 .....      | 41 |
| 哑巴吃黄连 .....      | 46 |
| 鬼闹衙门 .....       | 50 |
| 假阎王审假鬼 .....     | 55 |
| 真假命官 .....       | 59 |
| 奉天府丞遇拍花 .....    | 67 |
| 神人进古城 .....      | 72 |
| 真通判计复官职 .....    | 75 |
| 替罪羔羊 .....       | 78 |

contents

关东

知府

Guān Dong Zhī Fǔ

目 录

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冤家路窄 .....     | 82  |
| 马狱典顶缸 .....    | 86  |
| 人到黄河 .....     | 92  |
| 马傻子买官 .....    | 96  |
| 常八爷施展江湖术 ..... | 97  |
| 滚刀肉闹妓院 .....   | 102 |
| 治服天下第一家 .....  | 108 |
| 东北虎闹公堂 .....   | 114 |
| 落地响侦探衙门 .....  | 120 |
| 袁揽头服官 .....    | 125 |
| 马傻子造反 .....    | 128 |
| 古庙匪影 .....     | 136 |
| 巡按临古城 .....    | 139 |
| 知府失踪 .....     | 143 |
| 为寡妇申冤 .....    | 146 |
| 自投罗网 .....     | 150 |
| 两个豆腐匠 .....    | 153 |
| 惩治夺妻之徒 .....   | 156 |
| 圣旨催军费 .....    | 159 |
| 无中生有 .....     | 162 |

# 目 录

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八哥鸟骂混蛋知县 .....   | 166 |
| 张飞刀除奸酿血案 .....   | 169 |
| 恶有恶报 .....       | 173 |
| 张飞镖解救张飞刀 .....   | 176 |
| 府库中五彩玉不翼而飞 ..... | 179 |
| 举杏黄旗的奇人 .....    | 182 |
| 张二姨夫逃之夭夭 .....   | 185 |
| 知县脑袋里有银子 .....   | 188 |
| 黑吃黑 .....        | 192 |
| 认牛为父 .....       | 195 |
| 肉做成的佛珠 .....     | 198 |
| 当官也有愁事 .....     | 201 |
| 卖溜口的医治知府心病 ..... | 204 |
| 让吝啬鬼掏出钱来 .....   | 207 |
| 二赌棍砸官局 .....     | 211 |
| 知府之死 .....       | 215 |



天之大，地之广，无奇不有，而这桩发生在塞北古城的案子却实属罕见。  
清嘉庆十四年。

这一天，红日东升。

皇上临朝，文武百官面圣高呼万岁。

礼仪完毕，值日大臣唱喊：“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！”

这时，两班文武大臣中闪出一人，扑通一声跪拜在地，高声奏道：“臣有急事请旨！”

众人视之，此人乃盛京将军丛万（清时，奉天为行政区域，盛京为清在东北的留都）。

丛万诉曰：“盛京辖域塞北胡子泛起，官兵稀渺，吏治艰难。古榆通判程人元失踪，业已四月有余，生不见其人，死不见其尸，民谈之色变，官议之胆寒。请圣上降旨，使此案水落石出，安定官民之心！”

古榆地荒人野，匪盗猖獗，嘉庆早有所知，如今竟又丢了一个堂堂四品官！他听了恼羞成怒，面容变色道：“朕登基，戍边平乱，对塞北之治，略有疏忽。然，四海之内，一吏一民，皆受皇恩庇护，不得无故遭殃；朝廷命官之损失，涉及吾朝之威德，何不早奏？！革职丛万，速查程人元下落！”

这桩载入吏志之案，震动朝野，惊怒圣上；于是刑部通令，钦差巡视，到头来却是久侦未果。

这，听起来玄，讲起来复杂，要知此案的由来，则要从一件奇怪的事件开篇——

关东

知府

Guān Dong Zhī Fǔ

惊动皇上的案件





## 不翼而飞的人头



嘉庆七年秋。

一轮弯月如刀。

几颗寒星似贼眼时隐时现。

秋风乍起，卷得地上的枯草衰叶沙沙跑。

风高放火天，夜黑杀人夜。这是风高夜黑的秋夜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、离奇的案件发生的夜。

一棵粗得二人合伙搂不住的三丈多高的古榆树上，突然乌鸦惊鸣，树上滑下一条黑影，溜向古榆树西北的屯子。

屯子已经沉睡。

三人成帮，十人结伙，成群结伙的人凑到一块儿，便组成村屯。村屯有了交易，便谓之集镇。这里便是由山西、山东、河北一带成帮结伙，挑挑来开荒斩草的流民组成的村屯，篝火演绎成炊烟，在古榆树下升腾。茫茫草甸唯有古榆树是顶天立地的标志物，人们便称自己落脚的地方为古榆店。

此刻，这屯里一座低矮的两间大草房中，断断续续地传出嗽嗽声。炕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，她面前放一个泥盆，盆中插一根跳闪着火亮的麻杆儿。借着血红色的麻杆儿火亮，她用马尾巴毛当线，一针一针地串着红辣椒，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，倾耳听听户外有无儿子归来的脚步声。

吱呀，半掩着的房门开了。

黑暗中一条黑影晃进屋来。

“妈，我！您还没躺下呢？”



“大傻，我的心一直悬着，不是怕你碰着狼，就是怕你遇着强人哪！咋回来这么晚啊？”

“我从东家那收工后，就上姐姐家去了。姐姐病了，正想念妈呢。收拾收拾吧，咱娘俩赶夜去。”

“这三更半夜的？”老太婆有点打怵，嘴上叨咕着，心里可急毛了，扔下手里的辣椒串儿，一扭身，蹭到炕边，摸到鞋，套到脚上，“走！她得的什么病啊？白天咋不过个话？请先生没有？”

“哪有工夫细问，到地方就知道了。”

大傻从屋里摸起一把铁锹，夹在腋下，老太婆责怪地说：“不拿四节棍和火烧子？铁锹能震唬住狼狗吗？”

那大傻吭哧着说了句什么，也没换家伙什，便和老太婆上道儿了。

“哎，大傻，你领妈走的是哪条道儿啊？你姐在西敞子，这不是朝东走吗？”

“妈，你不知道，西边河沟垫脚的石头让人搬走了，东边有桥，绕远点，好走。”

老太婆跟大傻在秋风落叶之夜，跟头把式地向远方摸去。

“到了！”

“到哪了？这走到哪来了？乱尸岗子！”一座土坑摆在老太婆面前，她生气地责问。

“妈，别说了！姐姐没病，我诓你。是儿不孝，这坑是儿为你挖的。人活百岁，难免一死，晚死不如早死，早死早脱生。儿今天要把你活埋。”

“你，你，你，”老太婆的嗓子像被鸡蛋黄噎住了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“你”了半天，突然“唉”了一声，“也好。你爹死得早，留下你这个葫芦，有种没处发芽。妈养你一场，连个媳妇也没给你说上！是我这个妈绊的脚啊！我早走，你早点成家。”老太婆说完，弯下身，摸到坑边，扑通一声跳了下去，冲坑上的儿子喊：“大傻，填土！妈不怪你！”

大傻果然听话，一锹，二锹，三锹，撮着土，也不往妈身上扬，顺着坑帮往下扔。

老太婆闭上眼睛，听着沙喇的土声响着，任土一锹一锹地落在自己的脚边，似睡非睡地等着去见阎王爷。渐渐地，落土停止了，她催促大傻紧点埋，也没听到动静。等了一会儿，老太婆不耐烦了，睁开眼，看见儿子手扶锹站

在坑上，一动不动。她又喊了两声，儿子也不应声，老太婆想爬出坑来看个究竟，这坑恰没她的头，哪里爬得上去？她抓起坑里的土块，向大傻投去，问他为什么不填土。那土块打在大傻身上，大傻无动于衷，吭都不吭一声。老太婆没法，索性坐在坑里，心想：这大傻累得站那儿睡着了？等天亮了，让人看见儿子活埋妈，还不得挨军棍哪！她不想儿子的不孝，反倒替大傻担起心来。

云，渐渐散开，星星开始多起来，月亮也慢慢地亮了，天，发白了。

老太婆坐在坑里不知不觉地睡了一觉，猛地打个冷战，忽地想起来，这可不是在家，而是坐在儿子活埋自己的大坑里，赶紧站起身来：“是埋，还是埋？”她往上边一看，吓得“天啊”一声，跌倒在坑里。

原来大傻肩上那颗葫芦般大的脑袋已不翼而飞，胸口顶在锹把顶端，双手死掐着锹把，僵立在坑上。

老太婆吓得昏死过去，醒来时，像狼嚎似的喊叫起来。

这埋活人的土坑，距车道不远，天一放亮，就有行人，呼号声惊来了男女老少。人们看到僵而不倒的无头尸，看见坑里白发苍苍的老太婆，个个惊骇。有行好的，把老太婆从坑里拖举了出来。

她连惊带吓，又冷又饿，语不成句，人们也听明白了。

好事的便去找人头，那人头竟然在附近的城隍庙后的大榆树上边高高地挂着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章。



且说大傻之死，使古榆的人像开锅的水，沸沸嚷嚷。不知杀大傻的是人，还是神，一时间，家家谈此色变，太阳不落山，就关门闭户，听到风吹草响，头发根便发怵。

这事传到了金五老爷耳中。

金五老爷，草原的放荒人，对于佃户中发生的人命关天的事，爱莫能助，出于慈悲心，打发家丁给大傻家送去白银三两。

金五老爷站在庭院中，仰天长叹。这儿，本是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科尔沁王爷的幽静牧场，开禁了，流民来了，却成了凶杀、强抢、奸淫、争斗的腥风血雨的险地。

庭院，土堆成的蒙古包形的花坛上，粉黄的、金黄的秋菊花，在万物凋零的秋季，顽强不屈地开放着。

金五老爷仰靠在窗前的太师椅上，闭上眼睛，边晒着太阳，边沉思着，平静的草原，自从解禁，便成了波涛翻卷的海洋。从前，他的心像草原上的小鸟，真是往高飞，蓝天万里，往下落，处处是自由的家园。如今，心像大海上的帆船，忽忽悠悠。这流民，犹如大海上的暗礁险滩，离不了，躲不开。秋菊花任凭草原风云变幻，依然在这块土地上喜寒竞放。我金五老爷，难道就适应不了流民携来的环境吗？

咚咚，咚咚。

地局大院的黑漆铁门，被外边来的人砸得惊心的响。金五老爷睁开眼，回头冲屋里喊了一声：“看谁来了！”

看院的差人跑出屋来，冲门外厉声问道：“谁？请报名号！”

“我，我们是满达旺的人啊，快，快开门，有事见老爷！”

看院的听出答话人是前天到王爷府去运货的那班人马，便抽开门栓；只见五六个人，衣着不整，长衫扯破，窜进院来，看到金五老爷，扑通跪在地上。打头的哭诉：

“老爷，我们从王爷府押着马匹，一过辽河，路过王子屯，来了一伙强人，把所有马匹驮的枪支都洗劫去了，他们说：借王旗地以养民，也借王旗枪炮壮我英雄胆。他们说，金五老爷是好人，像父亲满达瑚一样，慈祥；我们这伙人，沾着老爷光了，放生回来了。”打头的说罢，大哭起来。

“就这些吗？好了，下去吧！烫酒压惊。”金五老爷又闭上双眼，突然，喊道，“满达旺！”

“在！”满达旺刚要退下去，听到金五老爷唤他，恭敬地立在一侧。

“建了文庙，建武庙，建了城隍庙，又建老爷庙，唉，鬼神也管不住这刁民哪！这地面，没有官府，咱们地局只管放荒，按理儿，是不管闲乱杂事的。可是，汉人有一句话，很有道理，叫做：好汉护一屯，好狗护三邻。咱地局，就是这草原上的好汉。就是不配做好汉也不能当赖狗啊！你赶紧下手，把山东、河北、山西各地来的流民，凡在地局领荒登记的，十户编一氓，每氓中选一头头，白天巡逻，夜里打更，看屯护舍。遇盗遇匪，不能就地擒拿，也追他个退避三舍，有捉拿住匪盗者，地局奖赏白银五两。地局的枪炮要顶上火，有撞到枪口上来的，瞄准了当狼打！懂了吗？”

“懂了。”

清兵入关，定都北京，满族贵族不知多尔袞帮助顺治皇帝打天下、定天下的艰辛，他们跑马圈地，迫使大批农民成为流民。流民不顾生死，闯入蒙古科尔沁部草原开荒斩草，耕种求生。顺治皇帝的母亲，这位科尔沁部出生的蒙古族姑娘，告诉儿子，一方面开放蒙古的科尔沁草原，允许失去土地的流民进入草原开垦，一方面禁止满族贵族无休止地跑马占地，并嘱咐儿子要尊重汉人的文化，崇尚孔子。顺治一一听从母亲的劝告，嘉庆也如是。然而，皇帝毕竟鞭长莫及，天下之大，非一道御旨便能立刻除掉许多弊端的。那些王公贵族，明听暗违，我行我素，于是，失去土地的难民，从山东、山西、河北，从一切被满族贵族霸占了土地的地方，或举家流浪，或全庄迁徙，痛失家园，拖老带少，仅因有一线对生的留恋，来到这科尔沁王爷的牧场，借王旗

地来延续他们的烟火。战乱不死,逃避了新朝贵族的欺凌,企盼在这塞北荒原安度人生。

然而,良莠不齐,匪盗同居,大草原成了天高皇帝远的弱肉强食的地方。人善良、勤劳的祖先,养育优秀的儿女,也造出了不肖的子孙。

大傻祖籍山东省青州府洛安县,当年与他同来这草原求生的同庄吴朝奉,也落脚古榆屯,并与大傻为邻。金五老爷编氓,吴朝奉为氓长。他儿时与大傻一同长大,两家祖上因争地界结成世仇,虽然一块儿挑着挑把家挑到草原,鸡犬相闻,却老死不相往来。大傻离奇般地死掉,吴朝奉时而疑这是歹人所为,时而又认为是鬼神所致。这天夜里,是氓长吴朝奉打更,也是大傻人头搬家的第七天。

流民从关里落脚科尔沁草原,仍然保留着先前的习俗。人死第七天,是“上望”的日子。据说,人死到第七天的时候,阎王爷可以叫本人的鬼魂上一次望乡台。在望乡台可以看见阳间的家乡和亲人,家乡的后代在这个时候,迎接死者望乡。上望,就是在第七天晚上时,在烟囱根底下,放一张桌子,摆上香供,这时,孝男孝女,要跪下叩头,除了死者的姑娘(已嫁的)哭几声外,别人就不哭了。之所以不哭,是不能叫死者的阴魂在“望乡”时看到伤心。死者的女儿为什么可以哭呢?据说,死者早已把嫁出去的女儿看成人家的人了。

大傻未成婚配,何来儿女?可怜天下父母心,其母险些被儿子活埋,到了上望的日子,竟为大傻摆上香供。

满天星斗,皓月当空。

吴朝奉隔着篱笆,悄手悄脚向大傻院中窥测。

老太婆面对供桌,坐在两块土坯上,念叨着什么。

突然,一条人影扒开院子西侧篱笆墙,奔向供桌。那人快步走到老太婆面前,扑通一声跪在地上:

“妈,我是大傻,不孝……”

老太婆正闭目,忽听有人说话,睁眼一看,竟是死去的儿子回来了,吓得“啊呀”一声向后仰过去。这大傻赶紧爬着扑过去,抱着母亲,低声焦急地唤着:

“妈,妈,妈——你醒醒!”

吴朝奉起先见到有人影窜进院,以为是盗贼,或讨饭的来要供品,他做

好了以防万一的准备，握紧火烧子。可瞬间，那人成了大傻。吴朝奉头皮发麻，脊背发冷，腿一软，吓得瘫坐在地上。他只听别人讲有鬼有神的，今天亲眼见了，他吓得把牙骨咬得直响。本来是个穷秀才，活人打仗，还躲着走，打更巡逻，迫于无奈，遇到这鬼，没有别的法儿，只有跑了。腿吓转筋，站不起来了，他在地面上悄悄地爬着走，生怕那大傻看见自己，或自己弄出响声惊动大傻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章。



## 匪扮官兵



且说吴朝奉回到家中，吓出一场病来。

吴朝奉曾立有“安邦定国、富民”之志，悬梁刺股，发奋读书，誓夺取功名。然而，明朝故，清朝兴，身为汉人，不甘于被满族统治而为其效力，又痛失土地与家园，便逃到这荒凉之地。

少年之时父母双亡，人到中年，尚未成婚，独自一人，躺在炕上，呻吟。忽听有人闯进院，大喊：

“吴朝奉，你出来！”

吴朝奉不知何人，为何事如此吼叫自己。他只好爬下炕，开门刚一探头，就被来的人一把揪住胸襟，骂道：

“你小子好损！让我接班，为什么不把你巡逻时犯的事告诉老子？大傻家让人洗劫一空，老太婆去向不明，生死不清。这定是你欺人老弱，图财，杀人灭口！然后又要嫁祸于我！”

“你这从何谈起？不要血口喷人。我，我昨夜在大傻家门口活见鬼，现



在浑身一阵烧，一阵冷，像招了没脸的，怎能知道他大傻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呢？”

“少装蒜！左邻右舍的父老兄弟，你们听见了吧？他吴朝奉自己承认，夜里到了大傻家门口。大傻家的事，与我无关了。”

“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栽赃陷害，要吃官司的！”

“去你妈的吧！老子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金五老爷不给荒地种！官府是你爹咋的？”那人本来就看不起吴朝奉，又听说吃官司，恨不打一处来，要不是清朝的官府，他还来不到这受罪呢！这草原也没官府，他也就没了拘束，举拳，当胸一下，砸在吴朝奉的心口上。吴朝奉也是急得，忘了这清朝的天下虽大，却没在草原上设衙门，又气又急之时，竟然冒出在关里纠纷时常说的口头禅，没成想，为此挨了一个窝心拳，顿时疼得上不来气，一下坐在地上，只是哼哼，没有了还口的劲儿。

“我大憨把你打了，把你骂了，不是看你人好欺负，是看你小子良心不好！今日到此，来日方长！”说罢，大憨扬长而去。

看热闹的人散去。且不说大傻家遭劫之事是否有人管，单说吴朝奉，他爬回屋，卧在炕上，长吁短叹，暗自生悲，不知不觉地昏昏睡去。咚咚，蒙眬中听到什么东西砸在院中，他坐起来，用舌尖捅开马粪纸糊的窗户，向外看。太阳西沉，月亮初升，隐约看见院落地上有一件黑乎乎的东西，好像是包裹。他感到奇怪，下了炕，走到院中，一看，那东西是一个钱搭子，正欲拾起来，忽听远处人喊马叫，有人向这边跑来。

吴朝奉正犹豫间，院门被人踹开。

风平浪静的庭院，顿时风起潮涌，一帮人马闯进院中，有人大喝：“在这！在这！钱搭子在这！人赃俱获！”“抓住他！强盗！”不容分说，不问青红皂白，那伙人把吴朝奉劈面打倒，像捆猪一样，把他绑起来，放火烧了他的屋子，把吴朝奉押走了。

哒哒哒，哒哒哒，并不清脆但却非常急促的马蹄声，由西南向东北响过来。一支急驰的马队，奔向古榆东北的侍院城。

古榆东北30华里的侍院城，俗称高丽城，唐时薛里征东进攻扶余城即是此处，秦朝时此处乃扶余国之都城。明朝亡，洪武二十六年，元朝降将乌梁海背叛明朝，在此自立科尔沁国。这侍院城乃一座土城，南北四百米有余，东西三百米挂零。土城中静卧一对石龟，四面墙头上屹立着一排排苍老

的榆树。榆树，春花秋实之籽，随风飘向四面八方，演绎成草原上一片又一片，一簇又一簇的榆树。这侍院城，是冒险家的梦幻的摇篮。

秋风中，一杆镶嵌着“侠义”大字的杏黄旗，在城东北墙头的榆树梢上，猎猎地飘着。

东城墙下的护城河，哗哗的流水，把城墙冲刷成一座距河面三丈高壁。传说，这城墙东北角下埋一块镇妖石，如果河水冲垮了东北角的城墙，露出镇妖石，四面城下便出真龙天子。

于是，城下炊烟不绝。

于是，城中有了寨主大旗。

为了当真龙天子，许多人甘于把自己想象成妖怪，想象成那镇妖石镇的是自己，于是日夜盼望河水快快冲垮东北的城角。

这侍院城中驻扎的人马，是一伙穷困潦倒的佃户，租种不起蒙王的荒地，走投无路，竖旗而起，成了占土城为王的胡子。

胡子头叫赵大胆，听说侍院城一千八百多年前曾是扶余国的国府，他便想，一千八百年后，这里该是他称霸于科尔沁草原的王府，于是，领着百十号人在侍院城中立起锅灶，搭成窝棚，盘踞此处，打家劫舍。初以糊口为目的，逐渐生出野心，要在草原上成为水泊梁山式的宋江，自称都督。

“禀告都督，去古榆的人马回来了。”站在土墙西墙上放风的喽啰，看见远处奔来的人马，认出是化装成清骑兵的寨中发出去的人，跑到侍院城里，向坐在石龟背上独自饮酒的赵大胆报告。

“好！”赵大胆乐得把高丽瓷的酒杯啪地摔碎在石龟背上，“吴用来此，老子猛虎添翼！宋江第二也！”他起身同喽啰向城西门奔去。

马队到了眼前，打头的从马背上翻身滚下鞍，冲赵大胆叫道：“大哥，托你的福，马到成功！人带来了。”说罢，他身后的马背上，放下一个五花大绑的人。

“松绑！贤弟，委屈你了！大哥我向你赔礼！”赵大胆左腿跪，右腿蹲，双手抱拳，向那从马背上落下来的被捆人垂下头去。

被捆绑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吴朝奉。他像被擒来的猎物，在马背上一路颠簸，也不知去向何方。清骑兵硬说自己是强盗，要带走治罪，来到这阴森森的旧城堡，生死未定之际，忽听有人让“松绑”，还管自己叫“贤弟”，以为听错，瞪大眼珠子盯住对面的人，真是如梦似幻：竟是儿时伙伴赵大胆。

“你？赵大胆？真的是大胆兄吗？”

“没错！”赵大胆双手扶住吴朝奉双膀。这吴朝奉已松了绑，借劲从地上站起来。

在山东，赵大胆与吴朝奉同庄相邻而居，二人自幼许多兴趣相同，割柴打鸟，下河摸鱼捉蛙，形影相伴。不同的是，赵大胆不爱读书，顽童时练就一手绝招，投石击鸟，百发百中。这赵大胆的外号，是吴朝奉因他投石消灭野狼而给他起的，并由此而叫开。

那一年，二人十四五岁，每天上山砍柴来去时，都要经过庄外山脚下的一个狼洞。洞中一条孤狼，因另一条狼被猎人打死，它红了眼，每天日头一落山，它就瞪着绿莹莹的眼珠子，坐在洞门外，追禽猎畜，劫拦路人，窥机报复。人们为此都绕弯进庄出庄。吴朝奉和赵大胆身小力薄，天天背着柴绕弯回家，多走好几里路。不绕道，怕让狼劫吃了，绕道吧，太累，哪天是个头呢？这天，赵大胆和吴朝奉砍柴回来，说：“今天我先用石头干瞎那狼眼，然后，咱俩一齐上，一顿镰刀把它砍死算了。为民除害，咱也少遭罪。不然，它没完没了地劫道，哪年是个头？！”吴朝奉知道赵大胆想办的事，都是想好的，他蔫巴粗的，不想好的事，也不说，说了的事，你也劝不了。只好硬着头皮答应，同意等他赵大胆得手后，一起打死那狼。二人把柴放在远处，悄悄向狼洞靠近。那狼见有人竟敢向它摸来，两眼放出绿光，屁股一坐，腰一挺，鼻子一紧，牙一吃，耳朵竖起高粱楂子形，身子向后一缩，瞬间，好像离弦的箭，嗖地向走在前边的赵大胆飞过去。吓得吴朝奉“啊呀”一声，情不自禁地退了两步。赵大胆往地上一蹲，那狼不知好歹，提举前腿，想扑住赵大胆。就在狼自以为得逞之际，赵大胆猛地从地上弹起，引得那狼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即将到嘴的食物，把前扑之力转换成垂直拔高之力，向弹起的赵大胆够过去。狼方向的转换，使得行动速度由快变慢，也充分暴露出赵大胆要找的那双绿眼睛，只听一声“嘿”，赵大胆在离地三尺高的空中，连发二石，左右开弓，顿时击瞎狼的双眼，那狼疼得疯了一般，旋转号叫。二人奋勇向前，结束了这狼的性命。

赵大胆和吴朝奉为民除害，成为小英雄。赵大胆技艺超群，胆量出众，成为英雄中的英雄，美名传四方。吴朝奉带头叫起赵大胆，赵大胆的外号传开去。

今日，此时此刻相逢，吴朝奉心中有千万个疑团，他愣目愣眼直冲冲